

高雄市客家 族群開拓史

第一冊

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印行

高雄市 族群開拓史

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

客家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第一冊 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黃有志等撰稿，--初版，

--高雄市：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民95
面；公分

ISBN-13 978-986-00-8477-1 (平裝)

ISBN-10 986-008477-7 (平裝)

1.高雄市—歷史

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 第一冊

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

指導單位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
出版者	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發行人	廖松雄
諮詢委員	李寬治 劉興森 陳鳳松 廖慶銑 鍾新富 蕭月昌 宋國榮 鄧崑耀 陳奕亭 傅有舜 饒維光 湯錦泉 邱義雄 張湘熙
承辦單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
撰稿	黃有志 鍾榮富 吳中杰 林淑鈴
地址	高雄市三民區同盟二路215號
電話	(07)316-5666
美工印刷	頂好電腦排版公司
電話	(07)7268537~39
出版日期	2006年12月10日初版一刷
定價	新台幣250元整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李序

客家族群在高雄市的生活與發展的情形一直沒有一個清晰的圖像。儘管高雄市在發展過程中是一個移民的都市。不過，客家族群在移墾過中，如何參與高雄市的建設，然後在高雄市生根發展，迄今也未有較詳實的記載。

本會成立的宗旨在於關注客家文化的傳承、發展與創新，面對高雄市客家族群近年來對客家文化與客家語言快速的流失深以為憂，因此，有必要對高雄市客家族群作全面而深入的學術性探討，做為擬訂客家文化發展政策之參考，同時也對高市客家族群移高雄作一歷史上的見證。

本系列研究計畫出版五冊，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正式出版，代表高雄市客家族群移墾高雄市的過程有一正式的紀錄，重要的是本冊書中對高雄客家族群的集體群像，從原來的模糊變成比較清晰。而對客家文化的追尋中，也發現客家族群面對生活嚴苛的挑戰，經常咬緊牙根，勤奮不懈。這種樂天知命、奮鬥不懈的傳統客家精神，在高雄移墾的客家先民做了最佳的見證與說明，足見客家族群是優秀的族群，在任何艱困的處境下均能處之泰然，不怨天尤人，一步一腳印，胼手胝足，創造出自己的一片天！

本系列研究的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得以順利出版特別要感謝高雄市葉代理市長菊蘭的全力支持，與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廖主任委員松雄之精心策劃，同時也感謝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研究團隊的積極投入。希望本系列研究各冊得以按計畫順利出版，促使客家文化的傳承發展與創新奠立一個良好的基礎。

行政院客家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永得謹序

2006.12.15

葉序

高雄市絕大多數居民，都是從全台其他城市移民而來，當然，客家族群也不例外。來到高雄市的客家族群，從其「原居地」來看主要是北部的桃竹苗、中部的東勢，以及南部的美濃、屏東等地。

根據推估，目前高雄市的客家人口在全市一百五十萬人中，大約佔有二十五至三十萬人左右，然而卻沒有一完整的文獻，記載客家族群在高雄市移墾之過程。因此在行政院客家委事務委員會李主任委員永得的全力支持下，本市計畫在三年內出版五冊以「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為主軸的研究成果，這五冊分別是：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第二冊《心懷家園與慎終追遠》；第三冊《客家風貌與客家意識》；第四冊《客家先賢與客家認同》；第五冊《高雄市客家人未來遠景》，透過這五冊的研究成果，將能清楚描繪出高雄市客家族群的容顏。

這次研究成果所出版的是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從本冊內容發現：客家先民在農耕生活中與土地產生無可言喻的濃厚情感，使人與土地緊緊擁抱在一起，連帶的也使得客家先民對土地的眷戀，產生愛家又愛鄉的深厚情懷。儘管客家人迫於生活環境四處遷移，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不過只要能在一處安居下來，必定將自家植根在土地之上—愛家又愛鄉。換句話說，客家人只要在一處安居樂業，就會珍惜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表現出成愛家愛鄉更愛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真摯情感。例如本書一位受訪的客家耆老所說：

「對高雄市有一份說不出的情感，說自己是高雄人也不為過。」

高雄市是一個典型的移民都市，融合各個不同的族群，客家族群在人數雖然居於少數，但對高雄市的建設與發展卻功不可沒，從第一冊的描述中，客家先民不畏環境的艱辛，其拓墾高雄市的身影歷歷在目，令人印象深刻。

本書的出版，希望藉此呼籲長期在本市各個角落默默耕耘付出的客家人，都能以自己的族群為榮，同時讓高雄市的客家族群在既有客家文化的基礎上，與本市其他族群相互結合，並獲得認同與支持，而使客家文化得以傳承、發展與創新，也使高雄市的發展有別於其他都市之都市風格，承載著豐富的人文情感，形成多元文化融合之「有情都市」，展現它動人的風貌與魅力。

高雄市代理市長
葉菊蘭 謹序
2006.12.15

提 要

一、研究緣起

擁有一百五十萬人的高雄市，客家人口佔了二十五萬人。對於這些來自不同地方客家移民，過去並沒有一個正式的紀錄，這次高雄市客委會透過與高師大客家研究所的合作，將會



圖一：高雄不能沒有客家人

陸續編寫五部客家人在高雄的歷史，讓在高雄市的客家人更加了解自己。

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的編撰緣起與目的，根據高雄市代理市長葉菊蘭女士表示：這系列有關高雄市客家族群發展的歷史研究將會編輯成冊，其研究結果，將做為高雄市以後對於客家政策實施時的重要依據。葉菊蘭代理市長進一步表示客家的文化、歷史、故事、傳奇，在高雄市學術上會留下一個紀錄。高雄市特殊的北客移民文化，造成了南北客家人文化的差異，透過這樣有系統地紀錄，對於自己的來源將會更加清楚。並藉著這個研究，讓南客和北客的界線能夠有一個互相的融合。客家開



圖二：高雄義民廟前身褒忠亭

拓史完成之後，將會見證來自全台各地的客家先民飲水思源的精神，對於族群認同所匯集的力量，將有助於推動客家文化的發展。

本開拓史完成調查編撰後，除啟發高雄市後代客家人飲水思源的精

神，體認先民來高開拓之艱辛外，進而學習先民刻苦耐勞的精神，也藉此讓各界瞭解高雄市客家人的移民史及其移民後與其他族群之互動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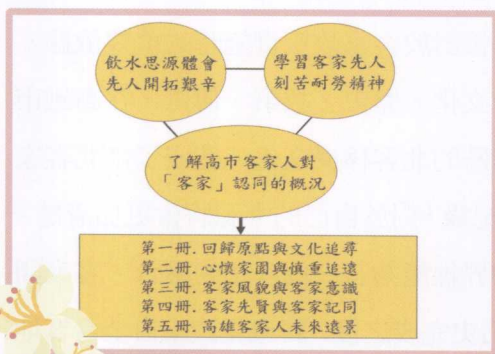
係，並期冀從本研究中瞭解現在的高雄市客家對於「客家」的認同概況，俾作為高市未來研訂客家政策之重要參考。

「高雄市客家族群開拓史」將編撰五冊：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第二冊—心懷家園與慎終追遠；第三冊：客家風貌與客家意識；第四冊—客家先賢與客家認

同；第五冊—高雄客家人未來遠景。這次研究主要以第一冊《回歸原點與文化追尋》為主，研究期程從 2006 年 7 月 1 日開始，2000 年 12 月底完成編印。研究緣起如下圖四：



圖三：新竹枋寮義民爺神位



圖四：研究緣起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兼用歷史文獻探究、口述歷史訪談法、焦點座談聚焦法與實地踏勘驗證法等，主要回答自明末清初、日治以迄於戰後客家移民入墾高屏地區之經過，及該族群遷移動向及其與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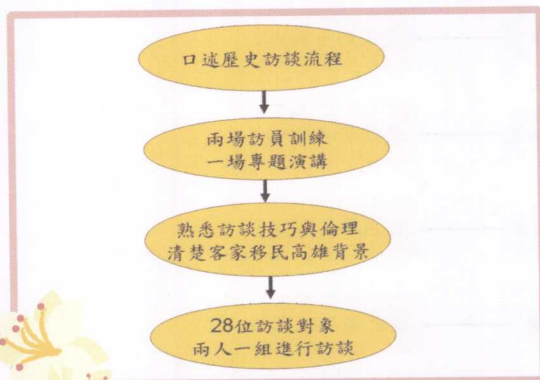
邊其他族群間的關係；口述歷史部分是為了確認客家移民入墾高雄之時間、移民來自的地區、移民原因、謀生歷程以及與其他族群的互動。

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在七月四日和六日分別舉辦兩場訪員訓練，招募訪員十二位，兩位大學部學生，十位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即將入學的研究生，多數訪員皆參與訪員訓練，七月四日下午的講習活動由吳中杰助理教授主



圖五：義民祭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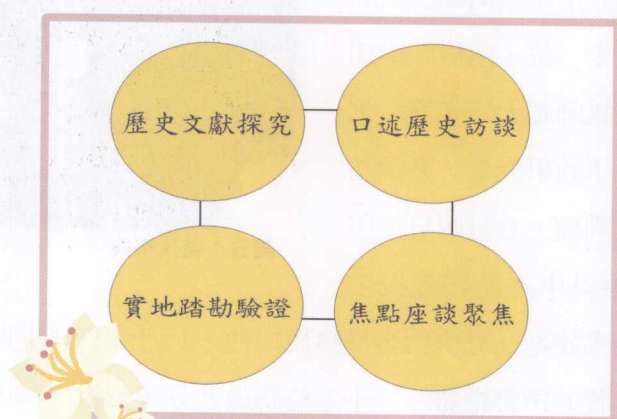
持，席間介紹高雄地區歷史與客家移民特性，七月六日早上則邀請蕭月昌先生主講「我的田野經驗」。十二位訪員共分成七組，其中五組由兩人成一組，另外兩組僅有一位訪員，這七組訪員分別訪談四位受訪者，共訪談二十八位受訪者。將兩人編派成組，一則考量訪員結伴同行免生意外，二則發揮訪談時相輔相成之功效。流程研究參見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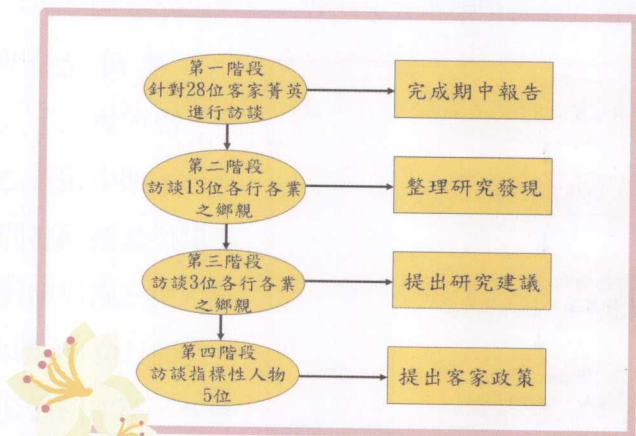
圖六：口述歷史訪談研究流程

本研究分四階段進行，除前述二十八未受訪者之外，期中報告之後接受委託單位建議另訪問十三位對象。第三階段則接受委託單位訪問三位 80 歲以上的客家耆老，第四階段則按研究需要另訪問五位指標性人物，

研究方法見圖七，研究階段見圖八。共計畫受訪對象達四十九位。除此之外，為了本研究的必要也進行街頭訪問與墓園踏勘等研究方法。基本上本研究均嚴格要求，訪員到訪前先熟悉訪談流程，準備開放式問卷（見附錄三）、訪談同意書（見附錄四），並且測試錄音筆、照相機功能，在一切無誤的情況下才出發訪問。



圖七：研究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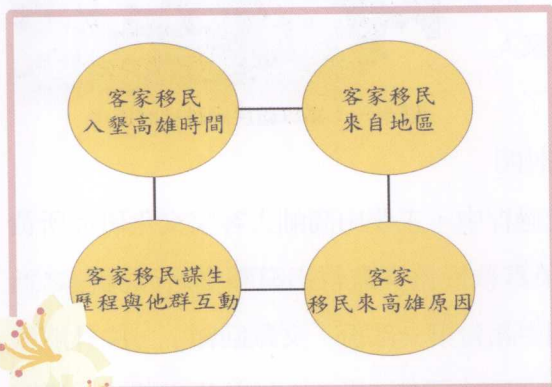


圖八：研究階段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在文獻探討部分，旨在回顧過去和高雄市客家開拓史相關之文獻材料，了解前人對於哪些問題，做過哪些探討。大致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一)高雄市開拓史，(二)高雄縣(尤其環繞高雄市周邊地區)開拓史，(三)清代客家移民，(四)日治客家移民，(五)民國(戰後)客家移民，(六)在地客家社團關於客家的研究和紀錄。初步文獻探討發現，日治客家移民主要來自桃、竹、苗。孫楚華提出了「二次遷移的客家人」、「南移高雄原委」，說明北部之推力和南部的拉力，造成北客南來定居。鍾肇文增列了更多、更細的移民原因項目。以鍾肇文的論述為基礎，吳秀媛針對北客南來續行討論，增列了估計之各區人口比例及訪談名人個案，因此本研究目的主要有四，見圖十：



圖十：研究目的

戰後移民除了北客、中客以外，美濃及屏東六堆移民迭有增加，終於形成所謂「四大庄頭」。直接來自廣東客家區的「外省客」，也先後組了梅縣、五華、蕉嶺、惠陽等同鄉會。以四畝田之調查為基本，兼收鍾肇文的文章，及各社團(包含四大庄頭及外省客)的活動資料，便組成了《高雄市客家人文史之研究》。此外有高雄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的《客家



圖九：客家文史學者陳運棟(右三)、客家生命禮俗專家廖英授教授(左三)以及行政院客委會鍾處長萬梅等先進南下指導客家義民祭儀

行腳》，收集東勢客家經營高雄客運的老照片，北客散布存留之各姓夥房及耆老影像，及各地現有之客家飲食店，客家社團演出照等，圖文並茂。且指出義民、伯公、天公是在地客家信仰。

在地社團研究和紀錄客家首推四畝田工作室。以孫楚華、蕭月昌、呂金科為主要成員，對於左營、右昌、鳳山、鹽埕三山國王逐一探究，並赴閩、粵實察印証。日治至戰後移民材料亦多見整理並擴及仁武、蔦松等澄清湖周邊鄉鎮。外省客中，五華人李經漢熟悉原鄉掌故軼談，風俗民情，著有《客家叢談》等書。內容詳及「明」主公王及「民」主公王信仰之細節差異，雖然客語都會念 min⁵，但一管陰間，一管陽世，並不相同。梅縣同鄉會在 1986 出版了《嘉應歌謠集》，蒐集眾多山歌、小調、詼諧、雙關語、掌故、詩詞等，張漪清序文中明言「用彰我客家獨特文化」為目標而成此書。

從上述文獻探討，高雄市客家族群移居，雖形成所謂現在的「四大庄頭」，但追溯更早期的清朝時期，漳州客家人，廣東客家人可能就已經在高雄市落腳定居了。



圖十一：高雄義民廟神豬將遶境

本研究過程乃從文獻探討開始進行口述歷史的訪談。研究過程中，主要由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黃有志所長統籌研究計畫，鍾榮富教授負責監督指導整個研究流程之進行，由吳中杰助理教授撰寫期中報告第一部份「文獻回顧」，由林淑鈴副教授撰寫期中報告第二部份「目前研究結果」，以及第三部分「研究方法、目前困境與未來改善之可能性」。期末報告中研究發現由吳中杰助理教授整理，第五部份及總結由黃有志教授撰寫。除此之外，並請本所研究生吳秀媛小姐擔任研究助理，整理訪談所得初步資料。

四、重要發現

本研究第一階段初步訪談二十七位現居高雄市的客籍男性菁英，以及一位女性菁英，分別是新桃苗客家移民十二位，台中東勢客家移民兩位，屏東客家移民七位，美濃客家移民六位，廣東蕉嶺移民一位，他們分別在政治、經濟、社會與文教事業中嶄露頭角(見附錄一)，受訪者之祖先自中國大陸原鄉廣東、福建等地，移居台灣北、中、南各地，有人談到不同地區客籍移民經濟能力有別，如北部客家(新桃苗)移民較南部客家(屏東、美濃)之移民富有，新桃苗的部分移民較能攜帶家產到高雄購置田



圖十二：義民節慶讚中元

產、自創事業；又不同地區移民隱約可見職業分工，如東勢移民多從事木材業，經營客運與汽車出租業；美濃移民多重視教育、喜任公職；不論地區差別多數客家移民以務農為主，在國民政府之「三七五減租與耕者有其田」之土地政策施行前，客家移民多

為沒有土地的佃農，僅少數客家人改營工商業。

由訪談得知客家人移居高雄之前已在台灣境內經過數次遷移，移居高雄多屬境內的二度甚至三度遷移，移民路線由新桃苗到中、南部後到高雄，或由屏東或美濃再到高雄。本研究以為所謂家庭成員具備世代三代或以上者始能稱為高雄在地家族，至目前為止訪談的二十八位客家菁英，其自陳移居高雄已兩代者有 10 位，三代者有 7 位，四代者有 5 位，五代者有 4 位，六代者有 2 位(見附錄二)，一代若以二十年推估，移居高雄的客家人其家族多在五代以下，移居高雄時間多不到一百年，最久可能高達一百二十年。依此回推，目前定居於高雄之客家人，其祖先最早進入高雄之時間在 1880 年左右，也就是清朝中後葉，但是多數客家移民

應在日治時代之明治後期進入高雄，約 1920 年左右，至今將近一百年。對照前述客家人開台祖至今高雄之世代，在六代以上，其中不乏十代以上者，最高可達十二代。比較客家人開台至今的世代數是移居高雄世代數的兩倍或以上，由此推知客家人自開台直到定居高雄為止多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本研究第二階段與第三階段的訪談也得到相同的結論。

綜合客家移民高雄之原因，僅少數受訪者爲了照顧年老父母而移居高雄，多數原因歸納大分爲二，一方面是原居地自然環境所致，如土地貧瘠、農作物生產不佳，加上食物供給量趕不上人口增長速度，生活不好，因此形成客家住民外移之動力；另一方面受南部稻作一年二至三穫之鼓舞，聽說南部糖廠招募工人，因爲求學、工作升遷或尋找工作機會，爲了創業、投資而移居高雄，這些皆是新居地對客家移民之吸力。由客



圖十三：鄉親用白飯拌米糖餵神豬

家移民背景依稀可見台灣社會在近一百年內原以農業爲主，後轉向工商業發展之軌跡。再對照受訪者 15 號之訪談，將客家移民分成四期，指出台灣西部鐵路延伸至高雄，而後有美濃建設堤防、高雄港開發以及港口周邊相關工業需要大批的勞

動力，勢必吸引客家人前仆後繼成爲都市發展的生力軍。

本研究另發現，高雄地區正在從事發揚客家文化之活動，包括客語學習，推廣客家山歌與客家飲食，傳承客家禮俗，如祖先祭祀、伯公與義民爺信仰等。談及客語學習，多數客家人以「沒有客家話，就沒有客家人」來彰顯保存客家文化之迫切性，因此教導後生晚輩講客家話成爲客家文化迫切的課題，然而一部分受訪者感慨自己不會講客家話，原因是過去長輩爲謀生而不敢公開在閩南人面前講客家話，而後也沒有特別

教導後生晚輩，加上與閩南與其他族群通婚日多，進而多習用閩南語，這些人的後代若非在家講閩南語，就是講普通話，根本不可能講客家話；另外多數受訪者說，在家裡從小就要教子孫講客家話，往後不再害怕在閩南人面前講客家話，有客家人支持在高雄市的國中成立客語中心，更有退休客家人免費教小孩、大人學習客語。當然以發揚客家文化為宗旨之客屬總會、客家同鄉會、聯誼會更將客語教學當成組織發展的重要目標。前述客屬組織固然是客家人溝通的一個平台，更是凝聚客家人族群意識的中心，然而客語學習、推廣客家山歌與客家飲食、傳承客家禮俗無法僅由這些特定的社團在特定時間舉辦活動以發揮功效，須知語言、山歌、飲食、祭祀是客家人共有的生活方式，它們本就融入客家人的日常生活，是以在家說客語，時而群聚伯公廟或義民廟前唱山歌，在家習用客家菜，過年過節祭祖掃墓，以致於將客語、山歌、客家菜融入過年過節的祭祖掃墓活動中，如此週而復始地再生客家文化，比起經由電視媒體報導以吸引盲目的客家文化消費者，或由特定社團推展特定的客家文化活動，必能更加深入客家日常生活的底蘊。另外，如何使客家後生，尤其是高雄市的客家後輩學習並認同客家語言與文化，也是這次研究中受訪者最後關心的一部份，研究者在第四階段成果中提出辦理成年禮的構想，值得大家深思與討論。



圖十四：神豬磅重

另外本研究的過程中之主要發現還有下面幾個方面，大致分成以下幾個方面：(一)高雄市之外省客家人；(二)高雄市之清代粵東移民；(三)日治客家移民中之客福佬現象；(四)日治客家移民之文化特徵；(五)戰後

城鄉客籍移民職業與居住地的集中性；(六)印尼排華來台之印尼客家。分

別說明如後：

(一) 高雄市之外省客家人

過去研究高雄市之客家族群，總以「四大庄頭」的新桃苗、台中東勢、屏東、美濃客家移民為標竿，甚少討論一九四九年以後才隨國民政府遷台的所謂「外省人」當中，也有為數不少的客家人。他們共處於同一個高雄都會的本地客和外省客，會透過書寫的方式，相濡以沫底談論彼此文化的異同，從而增益了外省客對客家的向心力。除了出書，外省



圖十五：神豬比賽

客以觀念和行動認同臺灣、認同客家。比如 4 號受訪者自詡為來台的「開基祖」，幫忙本省客處理法律問題、結交臺灣各地客家朋友，「因為我們都是客家人」。又說「臺灣的蕉嶺移民，比廣東蕉嶺本地還多出一倍」。他坐火車經過新竹、苗栗時，只要聽到有人講客語，就感覺很親切。除了組成外省客的同鄉會，也參加高雄四大庄頭的同鄉組織及活動。若有中國大陸來的訪問團，4 號受訪者還會帶他們去同盟路

客家文物館參觀。31 號受訪者的父親是廣東外省客，她以嫁娶關係來做比喻，認為父親已經從大陸「嫁」來臺灣了，何必時常惦念著要回去？因此可以說高雄市外省客家人事實上已「在地化」成為高雄的客家人了。

(二) 高雄市之清代廣東移民

清代廣東移民至高雄市境者應不少。基本上可以依據廣東地區之客觀事實，將廣籍移民分作「廣東客家」及「廣東福佬」二類；如同福建也不全是福佬，汀、漳二州都有許多客家人一般。在本市周邊地區，還有些廣東客家的痕跡，如岡山鎮的「程香」里、大寮鄉會結村老鼠州仔

的庄廟記載、大樹鄉溪埔村之員林東山黃氏等。同時，高雄縣境也有若干廣東福佬，如橋頭鄉的海豐縣朴頭鄉接正所(今汕尾市捷勝)凌氏、仁武鄉的饒平縣楊康劉氏等。可是，研究者在本市以內的範圍裡，目前所見還都是「廣東福佬」，如普寧方氏、饒平所城陳氏、海陽沈氏等家族，以及很可能由南澳與延平移民建立的廟宇。高雄市區中之清代廣東客家移民迄未發現。當然，我們尊重任何客觀的證據，期待未來能有所突破。本計畫之共同主持人吳中



圖十六：承讓了 我的角最長 我是第一名

杰、助理吳秀媛、訪員涂仁金、莊青祥均曾親訪或電訪過高雄市潮汕同鄉會，所得答案都一樣：該會並無客家成員。吳中杰在廣東潮陽移民第二代周益民(現住燕巢鄉金山村)的引領下，訪查位於燕巢鄉尖山村的「潮汕山莊」，為該會所屬之墓園，提供潮汕同鄉長眠之處。此園有墳墓 400 多座，逐一觀察其墓額書寫之來台縣分，發現來自舊潮州府屬純客家住縣大埔者完全沒有，饒平者四門，也相當少；豐順者兩門，其中一門寫明來自豐順縣的潮汕語區留隍。墓碑上的女性稱謂，幾乎都是潮汕式的「娘」，其次是「媽」；寫「孺人」的只有潮安庵埠張氏一門而已。從潮汕山莊的情況看來，該會客家成員確實極其稀少；這群跟客家關係微薄的廣東福佬，卻是高雄市在戰後新建的三山國王廟之創立者，值得「國王信仰＝客家族群」等同論者深思！這點也有待學術界進一步予以研究澄清。

(三) 日治客家移民中之客福佬現象

過去研究本市客家移民者，均十分強調客語在世代之間的急遽流失，許多日治時期搬來的客家家庭，移民第二、三代很快地就不太會說



圖十七：義民祭典之後，將豬肉分送鄉親

客家話、改從在地強勢的福佬話了；許多人憂心不少日治客家移民即將變成高雄的「福佬客」。深一層來看，族群之間是雙向互動的，對彼此之影響力縱使有強弱之別，我們仍然可以見到高雄日治客家移民中，出現了客福佬現象。有幾個

實際訪談的個案，若按照祖籍地點來說，應該是福佬人，但他們的祖先來台以後，住在中壢、竹東等客家地區，他們的語言和認同，都轉為客家；日治時期又跟著他們的客家鄰居，一起投身於北客南移的移民洪潮，來到高雄以後，又繼續跟這些北部客家聚居在一起，從事相近的產業活動，社經地位也都接近，例如同為陳中和的佃農。又祭祀同樣的神明，例如加入義民廟的輪值。高雄在地人也把他們都看做同一個群體，都是北部來的「客人」。他們的客家身份，不是被祖籍決定的，而是共同的遷移經驗和集體記憶、以及在桃竹苗和高雄二地的生活實踐所建構的。

(四) 日治客家移民之文化特徵

日治客家移民帶給高雄本地人最深的印象，就是早期民居周邊會用竹圍包覆。例如大港保安宮的董事表示，一九三七年大港居民遷村到安生里時，附近住的都是日治客家移民，他們都照個別家族住在一起，以竹子圍起來自成一庄。北客好用竹圍不是十全路附近才有，而是鳳山、大寮居民普遍的印象。另一個特徵是插秧的方式。報導人十六號是楊梅